

ཨ་ཁུ་ཕུག་ 藏头

寻找藏地密码

关山飞渡 著

- 当代最传奇的藏地旅行故事！
- 中国高端自驾探险旅行书！
- 极度震撼心灵的视觉呈现！



测绘出版社



013062138

I267.4
319

寻找藏地密码

关山飞渡 著

题记

其实每一次藏地旅行都是我内心的长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旅途中寻找到心灵的出口并获得正能量，那么生存与生活在转念间便可能拥有寂静而欢喜的微笑。

一段传奇的旅行，一段对味的人生。

——关山飞渡



I267.4
319



北航

C1670140



测绘出版社

013065138

© 关山飞渡 2013

所有权利(含信息网络传播权)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头: 寻找藏地密码 / 关山飞渡著. —北京: 测绘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30-3151-9

I. ①长… II. ①关…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0787号

总 策 划: 赵 强

责任编辑: 赵 强

执行编辑: 徐以达

文字编辑: 付永涛

责任印制: 陈 超

美术设计: 锋尚设计

出版发行 测绘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0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电子信箱 smp@sinomaps.com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成品规格 170mm × 230mm

字 数 400千字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0-3151-9/I·35

电 话 010-83543956 (发行部)

010-68531609 (门市部)

010-68531363 (编辑部)

网 址 www.chinasmp.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门市部联系调换。

长头向何方

“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工作，特别像动物园里的动物，每天有饲养员给你肉，你不会饿着，不会风吹雨打，但在饲养员手中的肉和自由的灵魂之间，你选择哪一个？我选择了后者。”

2012年初，我和中央电视台《活力中国》的《极致玩家》系列摄制组的编导一起做《关山飞渡单车穿越无人区》的后期录音，我和导演说能不能把关于自由和饲养员手里的肉那段话删去，我担心那样会伤害到很多正在靠工作养家糊口的朋友们。要知道在这个压力巨大的社会环境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决然地和工作说拜拜，然后潇洒地转身踏上旅行和探险之路的。导演说没关系，这只是一种比喻。的确，纪录片在CCTV-9播出后，很多朋友居然认同了那段话，我感慨，那是我们的现实。

接下来的春天，面对日益严重的堵车和高昂的用车成本，我购买了公交卡，步行、坐公交、乘地铁，顿时让钱包轻松了许多，但突然面对早晚高峰时的人潮我甚至有些恐惧。人们汇聚成面无表情的集群涌向出口，尽管不是所有的目的地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饲养员，尽管身体的出口和心灵的出口有可能南辕北辙，但他们身不由己。很快，最不喜欢拥挤的我也安于现状，簇拥在同胞中间我开始觉得踏实和温暖，茫茫人海中不停地擦身而过，匆忙中有些疲惫，其实大家过得都差不多，我不相信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不断加大的生存压力折磨着我们的内心，人生的出口模糊不清，代表着正能量的诚信与坚韧开始模糊，几乎到达生存与信仰的两个极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内心该放在哪里？回归荒野和孤独吧。荒野是生命的起源，而孤独是人生的重要体验。如果你相信灵魂中的另一个自我，那么孤独就是同他唯一的对话方式。而良好的生活模式也应该是在群居和独处中寻找平衡点。

要感恩的是，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我进入到了那个足以改变我人生的大气场里，在那里，我的内心获得了安静并由此产生欢喜，我开始坦然地面对孤独并寻觅自己的灵魂，这个回归感强烈的气场便是青藏高原。抛开个体感悟，拥有青藏高原的中国，气质峻拔超群亦大不相同。

我的藏地旅行有一段巧合的因果。早些年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游弋在中蒙边界寻找草原狼，我亲眼目睹蒙族老猎人下狼夹并驯服野狼。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内蒙古大草原上的野狼越来越难以见到，于是我把目标转移到青藏高原，这里的高原狼还没蜕变成仅在夜晚才跨越国境而来的幽灵。第一次高原旅行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藏地几乎成为

我唯一的旅行目的地，巧合的是每次旅行又都与某种动物有关，高原狼、岩羊、白唇鹿、胡兀鹫、雪豹、棕熊、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等，它们和藏地的人文、宗教、自然景观凝聚在一起，成为我拍摄与记录的立体构成。

有了“高原狼”的因，就有了“高原郎”的果，在醉氧中期待高原反应成为我生活的方向，而孤独的高原郎也完成了一次次的藏地孤旅。从长远的计划看，我的藏地旅行是按两至三个阶段进行的，目前基本完成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总结是，要入世就去拉萨，那里有大昭寺和八廓街。要出世就去囊谦，那里的深山中藏着马耳狮子天堡。要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就去甘孜的白玉县，那里有何似在人间的亚青寺。要感受人文风情的野性与绚丽就去康巴藏区，那里有青海玉树和四川甘孜。要在极致中体验纯粹，就去穿越藏北羌塘和三江源，那里有各种无人的喝彩，那里的狂野和高度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的“观音山”就在那里。

人应当是向高处走走的，当前的时代需要精神高地，藏地就是一面高高的镜子，只有站在上面才能看清自己，我就在上面看到过自己的狭隘和自私，羞愧不已并努力改正。所谓的藏地密码其实很直白，阳光、宗教、亲情、坦诚、给予、敬畏自然、天人合一、酥油、青稞、牛粪，这些都是简单易懂的文字，但它们却是真实的藏地密码。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高原，信仰一如酥油，滋养着高寒之地，也润泽着我们的心。时常回到高原，把心带回家，为自己的心抹些酥油。而说到环保，我在羌塘腹地捡野牦牛粪烧火时顿悟：最彻底的环保其实是做一堆牛粪，来得干净，去得彻底。

人生两大快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当下，旅行似乎愈发难以简单界定，抛开表象和形式，旅行其实是改变自我的人生体验，是去融入别样的生活。融入自然其实是一个逐渐抛弃我执的过程，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弱化自我意识。旅行即修行，因为真正的旅行能带来智慧与反思。如何与陌生人和谐相处，如何与自然山河动植物和谐相处，智慧与调整自我是发自本心的。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从有人区到无人区，实际上是在做减法，从充斥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到完全裸露的荒野，从繁复到纯粹的归一，也是精神皈依。

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我六次进藏，其中四次单人单车深入藏地高原，总行程逾45000公里。选择单人自驾方式，是为了更专注更深入，多年积累的四驱车专业技能可以让我更极限地接近那些远离尘世的地方，而孤独的方式则让我心无旁骛地沉浸于每一次非你莫属的停留中。我的旅行特点决定了自驾车是最合适的方式，大量的摄影器材和野外生存装备只有SUV能承载，而车也是我在旅行中的漂泊客栈，从气候、居住条件、时间效率、安全性等因素来综合度量，我至少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住在车里的。我在车里守候过珠峰的星空，也在车里守候过三江源的雪豹，我在车里看亚青寺的兀鹫飘向天葬台，看瓦须那匹被狼咬伤的白马为迎接朝阳而耗尽最后的生命，也在车里度过阿尼玛卿和羌塘无人区沼泽地陷车的漫漫长夜，甚至在经历一次神雕奇缘后发高烧躺在车里昏

睡了一天一夜。自驾车旅行绝不是走马观花，它给了我最大限度的独立自由空间和最大限度的为所欲为，它让我把精力用在点上而不是线上，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必被搭乘交通工具或住宿的事情困扰，从而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拍摄和记录上。车就是我的家，我可以把它停在任何地方，然后再变身背包客或徒步者，融入当地的生活。

这本书不是攻略，也不是某一次旅行或某一个线路的流水账，它由数个独立的专题故事构成，有人文风情、宗教信仰、地理景观、野生动物、探险穿越。这些元素在故事里是融合的而非割裂的，犹如你走出高原牧区的帐篷，看到女人在挤牛奶，男人去远方放牧，河谷两侧是雪山，裸岩丛林中隐匿着雪豹，天上翱翔着雄鹰，草原上奔跑着大群的食草类动物，草原狼潜伏在某个角落，不远处的寺庙走动转经的人影，这些场景天生就是在一起的，就像被捏成团的糌粑那样紧密。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文地理摄影师和撰稿人，带着地图和GPS，随时可以离开常规道路深入大山或荒野，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停留下来，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并拍摄记录所闻所见。至于能有怎样的经历则不必多虑，因为只要你的心沉下去了，缘分自然会浮起来，在藏地，传奇无处不在。

2007年冬，我在尕尔寺见到了老藏医才旺三阶，这位处在病中的白胡子老人微笑着望着我，并用温暖有力的手摇动我的手，直到现在我都后悔自己当初的木讷，如果叫一声爷爷该有多好。2008年冬再去尕尔寺，老藏医已经去世了，丧葬仪式按照活佛的规格火化。巴美村的人都说他是这一带最好最好的人，备受尊敬的原因除去菩萨心肠、治病救人，年轻时磕**长头**去拉萨朝圣也是老藏医受膜拜的缘故，那场翻山越岭的等身**长头**磕了将近一年。

很多旅行者都会在高原看到磕**长头**的信徒并表达敬意，这种顶级的朝拜方式无疑是人在天地间所留下的最壮丽的风景，它让平凡的人生焕发伟大的神采，于是旅途中的我慢慢体会到，每一次藏地旅行其实都是我内心的**长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旅途中寻找到心灵的出口并获得正能量，那么生存与生活在转念间便可能拥有寂静而欢喜的微笑。

2011年11月14日，坐在空无一人的玉珠峰脚下，我回忆起刚刚过去的恍然如梦的28天，单车无后援连续穿越羌塘、阿尔金山两大无人区，在三江源腹地目击并拍摄野生雪豹袭击岩羊群。尽管刚好也是28只岩羊，但把羊数清并不意味着梦会醒，下一个梦不开始上一个梦就不会醒。

茫茫雪野中只有一双车痕，那是来时的路，内心十分渴望在夜晚长曝一张玉珠峰星空作为此次探险旅行的终结，从我跪拜的位置构图，那将是一幅完美的影像。但玉珠峰距离格尔木是如此的近，山那边的万家灯火居然战胜了冰川星空。我开始嘲笑自己一直标榜的回归荒野。我爱荒野，她是我的出口，但城市亦如原点，她像荒野一样等待我的回归，所以我从来不说逃离城市，因为终归是要回来的，回到有各种问题的城市并等待下一次启程和下一个梦醒时分。

关山飞渡
2013年7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石渠日记

白马依稀之死 / 1

第二章
何似在人间

亚青寺记忆 / 25

第三章

悲情藏獒无情狼 / 51

第四章
马耳狮子天堡

达那寺传奇 / 75

第五章

原乡拉萨 /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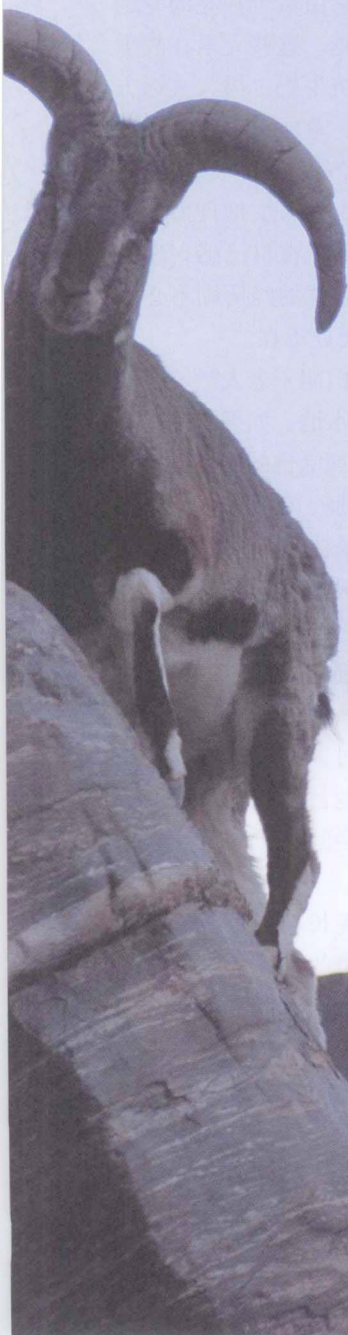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北方的救赎

单车无后援
穿越两大无人区 / 135

第七章
穿过裸岩的风

三江源雪豹日记 / 273

后记 / 297



第一章 / 石渠日记：
白马依稀之死



2008年1月，我从青海囊谦的深山中历尽艰险后回到玉树，一个人在结古镇庆祝了自己藏地孤旅上的又一个生日，之后再次进入川西北的太阳部落——石渠。2008年冬季雪灾的序幕在扎溪卡大草原残酷拉开，在藏族兄弟多吉的帮助下，我们穿越到地球上的孤岛瓦须。尽管前去查加部落的高山垭口都被雪灾彻底隔断，但在滞留瓦须深山里的时光中，我还是体味了平凡却充满真诚与快乐的藏地生活。与此同时，一匹被狼咬伤的白马也让我深深地感动与怀念。



第一节 分手饭

时间：2008年1月17日 地点：石渠县城尼呷

等我从唐蕃古道宾馆把第二批行李搬到玉树宾馆停车场，堪布和嘎玛亮宗已经端坐在车中了。厚阔的僧袍裹着堪布高大的身躯，把副驾驶位置填得满满当当，更显雍容气度。嘎玛亮宗则盘腿坐在后厢的车床上，要回家了，已离家一年多的他喜形于色。

从结古镇出发，国道上的雪冻得很硬，为保万无一失，很多弯道都提前挂高四档通过，堪布说坐我的吉普车很舒服，没有晕车，并频繁地念经保佑平安。经歇武向东南，95公里后抵达石渠县城尼呷。

在尼呷小镇北端的三岔路口，有一家邛崃小吃店，老板是山东人，老板娘是四川人。小店饭菜比较可口，位置便利，视野良好。带着一路风尘，我和堪布二人在此吃分手饭。

堪布再次鼓动我一起回他的老家稻城，并答应把他名下的一匹马送给我，供我在稻城游弋使用。这种诱惑使我在吃第一碗米饭的时候怦然心动，川西稻城之绝色我是仰慕已久的。但那样一来，将完全改变事先制订的旅行计划，石渠至稻城沿途全部会在赶路中度过，会错过很多重点拍摄地带。于是我狠心谢绝了堪布的好意，答应下一次旅行会直接奔赴堪布的稻城老家，至少要完成我们在达那寺的辩经议题：稻城真有老虎吗？

分手前，堪布一再郑重叮嘱，沿途民风彪悍，完全不似囊谦山里的样子，枪手刀客出没江湖，让我一定要小心从事。而且一个真实的事情刚刚发生，草原上的两家牧民因为草场纠纷，刚刚用枪打死了人。饭店的老板夫妇证明了这件事情，出事地点我曾在两年前去过的，就在过雅砻江去阿日扎一带。

“唉！”我心里叹了口气，藏族朋友其实都是很友善且热爱生活的，但他们耿直的性格在遇到牧场纷争或家族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会造成不幸。发生这样的事情，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没有胜利者，或许只能祈祷在轮回中得到解脱。

目送堪布二人乘坐微型客车绝尘而去，街头的我又重回一人孤旅的状态，想起数日前达那寺传奇般的梦幻时光，竟有些怅然若失。坐在小吃店喝茶翻地图打发寂寞，决定下午重返色须寺，然后去参拜巴格玛尼石经墙。



第二节 理发店偶遇

昨晚从巴格玛尼回来，23时照例全城停电，狂风中嗅到了暴风雪的气息。把自己安顿在石渠最豪华的香德尼玛大酒店，当然还是在它的停车场上。我出门一直住车里，这也是单人单车的好处。一般在县城，都会找当地最好的酒店停车场，比较安全。香德酒店正对门是县武警中队，我的车在哨兵视线之内，有种被保护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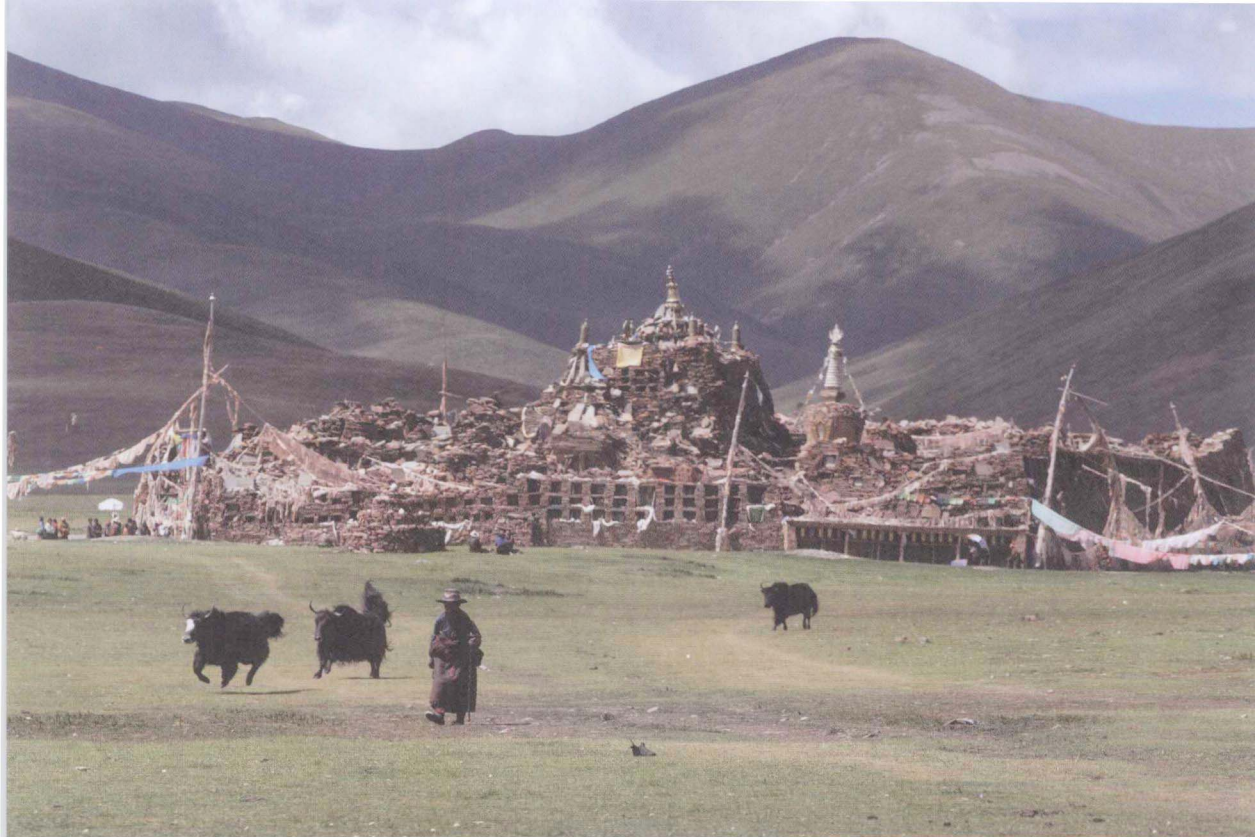
从邛崃小吃店吃过早饭，摸摸长势旺盛的胡子，不照镜子也知道自己的发型更抢眼，寻思着已经出来一个多月了，不如先去理个发，再决定后面的旅程。

县城里有家新建不久的市场，冬季里人声寂寥，只有几张台球桌还在笼络着人气。还好，最里面的一家理发店还在营业，拼的就是服务，不由让我顿生好感，想起多年前北京珠市口西大街一家餐馆门口的迎客语“一心为顾客着想，就不会再次下岗”，看来这个诺言在尼呷也同样被实践着。

进门后就和理发师兼老板的哥们儿聊了起来，也许他不知道这个还在坚持营业的理发店带给我这个孤独的旅行者多少温暖，可以把头发打理得很洁净，可以大声地用普通话聊天，可以对着镜子找回记忆中的自己。在豪华洗头床上等待扑朔迷离的温水时，理发师肯定想不到躺在面前的这个犀利哥居然受宠若惊到想付小费，这就像吃惯了苦瓜的人猛地来份哈根达斯一样不适应。

理完发正用吹风机烘干，从外面进来两个风尘仆仆的藏地老者，还没摘帽子就急切地询问理发师何时可以理完发，因为回家的路很远有100多公里，怕当日赶不及回去。我在老者的话语里捕捉到一个词汇，以为是查加部落所在的乡，就上前询问，结果不是查加，而是石渠长沙贡马乡的呷依，一个温泉众多的地方。

有些后悔自己没有理发的手艺，否则我一定去呷依的温泉边支个摊儿搞一家流动理发店，给藏族朋友们理理发刮刮胡子修修脚，报酬就随意啦，不一定非得给钱，青稞粉、酥油、砖茶、风干牦牛肉什么的都成，有吃有喝还能天天泡温泉洗澡，比在北京立交桥底下给人理发可惬意多了。而且以我泡温泉的经验工作服都省了，就穿条泳裤齐活，有业务就拿着推子裹块浴巾跳上来，即使在冬季有温泉的热量支撑我理个发也不成问题。那样我肯定是最犀利的理发哥，说不准还能成为石渠一景。



2006年8月17日正午，一位藏族老阿妈缓缓走过草原，在她身后就是著名的松格玛尼石经城。相传松格玛尼石经城是格萨尔王为超度阵亡将士而建，最初是个玛尼堆，千百年来，无数信徒前来朝拜并献上玛尼石，遂成就今日之雄伟规模。当地人说此城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等高，无论传说如何，松格玛尼的确是扎溪卡草原深处的秘境所在。我曾经亲手刻了块玛尼石，敬献在某个神龛的角落。📷 NIKON D200、AF80—200F2.8D、F5.6、1/640s、ISO100

“你要去查加吗？我知道那里。”说话的是一个穿着黑皮夹克的当地青年，完全可以称为帅哥了，他正对着镜子整理头发，侧转过头来问我。突然而至的线索令人兴奋，接下来我们进行了简短的沟通，商定下午在县城的一家茶楼碰面，做更深入的交流。

在茶楼见面的时候，帅哥带了两个哥们儿过来，其中一位的身份非常重要，是自愿前往查加部落的藏医，每年会在那里工作半年。另一位青年带着藏式皮帽，始终没有说话，只是频繁起身去外面打手机。

藏医说他每年5月至10月在查加部落工作，11月至来年4月在县城上班，这个季节去查加可能会遇到意外的困难，比如大雪封山。

干掉一壶酥油茶加一壶奶茶后，帅哥说还要回家问问哥哥，如果哥哥同意，他们可以给我做向导去查加，我则表示可以付一定数额的向导费用。

分手后，开车去商品市场，饭馆老板娘的妹妹在那里开了家服装店，考虑到最近青藏高原寒季的大幕已经拉开，我计划补充些贴身保暖衣物。

选了条针织厚毛裤，正和女店主闲聊，推门进来一位藏族青年，正是刚在茶楼一起

▶ 据说，巴格玛尼石经墙是藏区最长的玛尼石墙，我实地测量其长度在1.5公里左右。在宽阔的草原上沿着长墙前行，内心宁静而坦荡。

📷 NIKON D300、AF50F1.4D、F14、1/25s、ISO200

喝过茶的那位，刚才他接了几个电话就失踪了，此刻竟又撞见。令我惊喜的是，他能讲汉语，名字叫多吉。

多吉：“刚才商谈结果如何？”

我：“没有结果。”

多吉：“他们其实想挣你的钱，但路途过于艰辛，就放弃了。”

“哦，”我略一沉吟，“那么你能带我去查加吗？”

本来我有些随便问问的倾向，因为作为主角的帅哥都放弃了，面前这个曾经一言不发的配角我更是没抱希望。但没想到多吉竟然对我点了点头，一下子搞得我有些难以相信。此时我正沉浸在意外的喜悦之中，又进来位老者，一看是昨天中午在邛崃小吃店认识的，老人名叫阿宾，62岁，令人叫绝的是，他是查加的原住民。

小小的服装店里，站着四个人，除了女店主不知道查加，其他三个人都和查加有关：阿宾老人是查加原住民，多吉的家乡紧邻查加，我不远数千里孤身寻找查加。看来服装店可以改名叫查加驻尼呷办事处了。

缘分啊缘分，当你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的时候，没准就会撞到。

阿宾大叔无法成行，他说如果不是这个季节，肯定会带我去查加。希望自然落在多吉身上，这个眉清目秀的藏族小伙儿很有人缘，女店主经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眼神和看刚买完毛裤的我绝然不同，而我觉着毛裤买得有点贵了。

晚上，我和多吉去了县城最热闹的一个茶楼，多吉神秘地告诉我说，约了两个美女过来一起喝茶，都是他的女朋友。我则对着地图发呆，多吉的家在瓦须，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奇怪的孤岛，除了一个代表乡级建制的圆圈，旁边是大片的空白。但多吉说有路，并且可以从瓦须穿越到查加。

那晚，多吉的两个女友双双失约，我俩喝着酥油茶，吃着我从囊谦买的饼干，等啊等，等到酥油茶把胃里的饼干泡膨胀，喉部产生了类似牛反刍的感觉，顶得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了，就回去睡觉了。多吉住在小吃店后院的旅店里，我仍住车里。走在尼呷黑暗的街上，多吉说：“我没有骗你，她们今天确实有别的事情，否则肯定会来。”



► 果岱寺中勇呷仁波切活佛的灵塔，每日转经的人络绎不绝，很多藏民不远千里举家前来朝拜。📷 NIKON D300、AF20mmf/2.8D、F4.5、1/60s、ISO200、机顶闪光灯补光



第三节 瓦须之路

雪后的雀朱拉山豪迈而苍凉，一条山路蜿蜒而上，看不到任何过客，山谷中的风似乎诉说着沉寂。

吉普车正在翻越去瓦须的必经之路——雀朱拉山口。GPS显示，海拔4700米，此时已驶离石渠县城161公里。

2007年冬的藏地孤旅，两个月没有遇到一场雪，但2008年这个冬季，整个藏地都面临着雪灾的考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场雪灾几乎席卷了全国，我也差点被随后的几天几夜大雪困在瓦须。

还好，雀朱拉山路上的积雪已经被风吹散了一半，吉普车的高速四驱低档位配合“百路驰MT”轮胎完全可以应付。

刚才驶离217省道进入山沟时，遇到一家转场的牧民，牦牛群驮着全部家当踏着冰雪前行，擦身而过走出数里，捡到一幅卷起的唐卡，估计是那家转场牧民遗落的。回去追赶已来不及。多吉说就送给我好了，可以算作缘分。这幅沾满了酥油的唐卡后来被我带回了北京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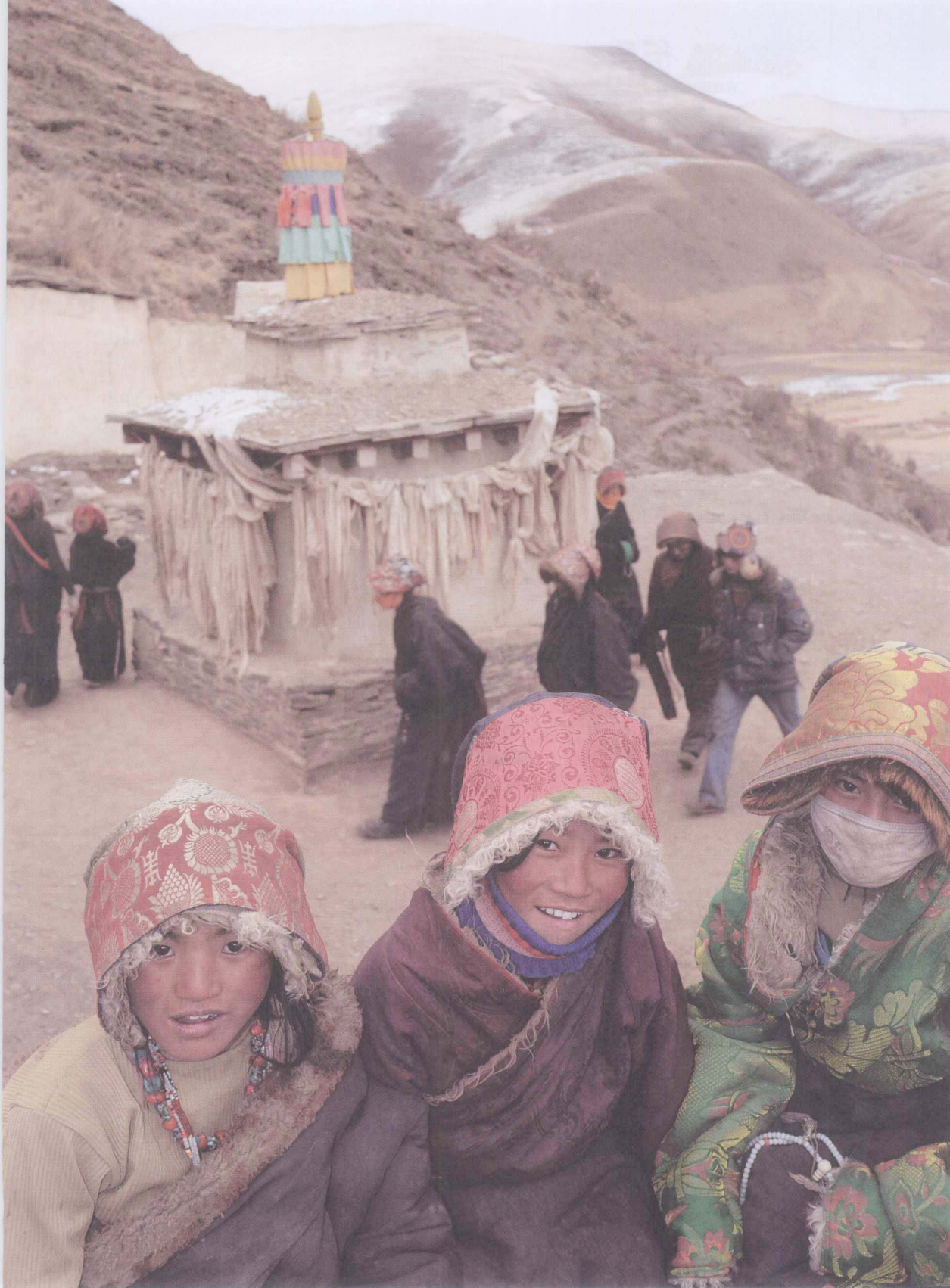


翻越垭口的时候，和多吉探讨当地的风俗。石渠草原深处，多为原始游牧部落，纯牧业生产结构。这里的婚俗还保留着走婚、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等习俗。我开玩笑问多吉有多少女朋友，多吉想了一会儿说：“30个。”

正在我惊讶得还没合拢嘴时，多吉又补充道：“还有一个北京‘伯母’（藏语，汉语意为姑娘）。”我听了哈哈大笑，整个儿一骨灰级花匠。也不奇怪，多吉会汉语、会开车，人又聪明勤快，经常侍奉当地活佛去北京等大城市，如此英姿俊秀、弹一手好曼陀铃、精于跳锅庄的康巴汉子，天生就是为了让姑娘喜欢而存在的。

可能是为了弥补昨晚的遗憾，多吉主动承担了为我介绍女友的任务，搞得我对瓦须、查加之行很是有

去果岱寺途中，遇见老僧人亚民，他刚转完经，坐在沙坡山上休息，他是个友善而幽默的长者。📷 NIKON D300、AF50mmf/1.4D、F4、1/500s、ISO200





◀ 果岔寺的堪布（中）和两位僧人站在大经堂门口，藏历年将至，他们马上要举行开始制作坛城的仪式了。📷 NIKON D300、AF50mmf/1.4D、F5.6、1/50 s、ISO200、-0.67EV

些期待。于是趁热打铁马上提了一点要求：这件事一定要落到实处，坚决不允许出现多吉有了女朋友而我还处于左手端着咖啡右手没有伴侣的状态。

谈笑间已翻过雀朱拉山口15公里，车停在一个一二百米宽的河谷中。多吉指着路旁一幢黄色的土石结构的房子说：“到家了。”

多吉的妈妈泽仁拉姆和哥哥旦正求吉都在家，微笑着迎接我们进屋。这是里外两间的房子，外间存放杂物，里间面积比较大，是起居室兼会客厅，地上居然还铺着地板革，敞亮而整洁，房间干净的程度令我惊讶。



第四节 雪狼

这一夜，大风彻夜未曾停歇，在睡梦中偶尔醒来的时候，我透过车窗，已经能够看见天上的星星，这意味着连续两天的大雪终于告一段落了。

睡在车里的好处是可以随时观察天气变化，前一天的夜晚，我曾半夜降下车窗，伸手去夜空中感受那寂静中飘落下来的天籁使者。在瓦须的山里，仅凭视觉，我似乎无法分辨夜晚车窗外面的世界是雪色还是月光，而手却能感受到那温馨的片片清凉，那是雪花的问候。

有些感冒的症状，裹在睡袋里11点才起，天太冷了，要等阳光把车暖透。尽管今天的阳光不很充足，但也将车上覆盖的雪融化了，车厢内一夜呼吸所凝结的冰霜，正化成水滴慢慢落下。

我无以复加地热爱着高原的太阳，只要她出现，大地就有希望，心和身体就都温暖。

从“二星级”车床下来，收拾停当，来到多吉家里洗脸刷牙。多吉的哥哥旦正求吉盘腿坐在地上，正在赶着缝制他的藏袍。藏族男人手是很巧的，自己裁剪自己缝纫，通常亲戚邻居也会过来帮忙，基本是见者有份。

旦正求吉是在为自己准备藏历新年的贺岁装。他这几天，每天傍晚都会步行几公里，去女朋友家过夜，第二天早晨回来。很有规律，朝九晚五的样子。

起得晚就直接吃午饭了，在藏区我通常也是一天吃两餐的。午餐吃了两个葱花饼子，还是从玉树带过来的。饼子放在野餐饭盆中，直接放在牛粪炉上烤，不一会儿，冰冷的饼子就会松软并发出诱人的葱香味。多吉炒了牦牛肉白菜，非常好吃，他的另一个拿手菜是牦牛肉面片汤，美味异常。但多吉的亲戚和邻居又准时来了，食物供应顿时紧张，所以我吃得不多，尽管多吉一再让我多吃，以我为先。

两天两夜的大雪把前进去查加和后退至217省道的路全部封死，那两个海拔超过4700米的垭口，已经被大雪严严地堵瓷实了。面对被困的局面，这两天几乎没有了拍摄的情绪，于是从行李中翻出两本书来看。

靠得多吉家的矮窗前晒太阳、喝茶、看书，倒也有滋有味。旦正求吉一句汉语不会，但绝不妨碍他做鬼脸开玩笑的热情，他边缝藏袍边瞪着两只小眼不时跟我这儿逗，假装用缝衣针扎我。倒别说，我从小就怕针和圆规之类的尖锐物，总觉得这种细而尖的东西防不胜防，反而不如直接拿把刀冲我比划。

正觉得闲极无聊的时候，多吉忽然冒出句话，说邻居家的一匹马早晨被狼咬了，样子很惨。

多吉家有两个邻居，东侧是索南旺姆家，西侧是齐眉旺姆家。齐眉旺姆家的马被狼咬了。

我问清大概情况，立即放下书和茶杯，从多吉家出来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旁，取了相机向齐眉旺姆家走去。两家离得很近，20米左右。

多吉可能没想到我对狼咬马的事情这么关注。其实从2005年开始，我就已经在内蒙古草原拍摄一个关于野狼的专题了，所以，和狼有关的一切我都有兴趣。



一只大鸢掠过飘舞的雪花，飞向河谷西侧。📷 NIKON D300、AF80-200mm/f2.8D、F5.6、1/1250s、ISO200



◀ 受伤的白马安静地卧在地上，它拒绝了我的饼干，不知道它能否预料自己的未来。📷 NIKON D300、AF85mmf/1.4D、F2.2、1/1250s、ISO200

有意味的是，尽管狼文化的火爆来自于小说《狼图腾》，而《狼图腾》的故事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但在此刻，我以经常行走于内蒙草原和青藏高原的经历来判断，高原狼比草原狼更容易发现与接触，这无疑也拓宽了我寻找狼和靠近狼的思路与视点。

在动物界中，我对马的了解比狼要多些，从小就喜欢观察马、画马，长大后酷爱骑马，现在则开始关注马文化。狼和马的冲突史，应当比狼与人类的冲突史时间更长。但狼伤马的概率确实要远远低于牛羊等家畜，因为马的智慧、勇气和速度使它成为另一种杰出的动物。

齐眉旺姆家房前，几个人正围着一匹马。那是一匹白马，因此，它身上的血迹非常醒目。

我走近观察，马已经被控制了，前后腿被绳索束缚，一个壮汉抓住马的双耳控制住马头，另有人控制马尾，还有人安抚着马。一个神态威严的长脸老者在给马清洗并缝合伤口。

这是一匹白色母马，它遭受狼重创的部位有前后两处，嘴部和外生殖器，都被狼牙撕咬得血肉模糊，血流不止。尽管马腹部两侧靠后的位置和腿部也有咬伤，但对于强壮的马而言，这些伤还不是致命的。

事发地点在一条冰河谷，发现时狼已跑远。那场袭击属于小群狼配合作战，前后夹击，使白马首尾不能相顾。而且狼群充分利用了地形，将马逼迫到冰面，白马在又滑又硬的冰面根本无法奔跑逃脱，跌倒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到现场察看，雪地上痕迹纷乱，布满了斑驳的鲜血，真可谓一片狼藉。

白马受伤部位完全体现了狼的狡猾与残忍：马是靠柔软灵巧的嘴唇取食的，白马上唇的重伤使它无法进食，肛门和外生殖器伤势严重，经肠道可引发内部器官感染。要命的是，排泄器官被撕裂，导致白马的体内热量流失极快，每次呼吸，都能听到排泄孔发出气体泄露的声音。在如此严酷的气候里，马几乎无法恢复。

我知道，这场持续两天的大雪，也把狼逼到了疯狂的边缘，食物极度缺乏，强迫它把活动范围向人和家畜逼近。昨天傍晚，这几户牧民家所有的狗都向对面的山上狂吠。